

周末到闺蜜家小聚。我起初担心不会说英文的老公与闺蜜的法国老公无法沟通,在与闺蜜聊天的间隙,偷眼望向他们,居然聊得挺热火。这位上海女婿叫克里斯朵夫,跟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名著中的主人公同名。他操着一口语音语调不太分明的中文,把一场想象中的“尬聊”变成一幕现实版的“相见欢”。

## 爱看剧的法国男人

湘君

两位老公都是爱心满满的“女儿奴”,便从育儿经开始交流,洋洋洒洒地聊到了体育运动。我老公喜欢跑马拉松,闺蜜老公则是铁人三项爱好者,说起环法自行车赛,更是兴奋得眉飞色舞。他特地将我老公带到阳台上,展示他在上海买的大号山地自行车。并且,本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原则,他给女儿也买了一辆冰激凌玩具车,以便全家总动员。两位男士约好在接下来的金秋时节结伴“上马”(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一起用脚步去丈量这座城市的脉搏。



克里斯朵夫的家乡在法国南部,有着许多童话般的小屋和终年不败的鲜花。小镇方圆不过两三公里,人与人之间十分友好,有什么事不需要电话,直接走过去说一声就行。“每天买面包,看报纸,吃饭的时候看电视。现在在上海也一样。”当他说起自己平静温馨的生活状态,我偏过头去小心翼翼地问:“你该不会看《甄嬛》吧?”嘿,想

不到他立刻来了劲——“我看过。”为了证实所言不虚,他滔滔不绝地列举其中人物及情节。说起某某妃子某某贵人,如数家珍;各种关系,捋得清清楚楚;时不时还捏着嗓子,颇为地道地喊上几声——“皇上万福”“皇后吉祥”,看得我唯有瞪目结舌的份儿。

一个男人,一个外国人,居然耐得住性子看古装剧,简直闻所未闻。“因为我喜欢历史呀。”他大大方方地解释,“在电视剧里我可以学习中国历史,各种关系,还有说话的艺术。”闺蜜立刻抓住机会促狭地反诘:“你是在其中学习方法,怎样去应付办公室的小姑娘们吧?”

玩笑归玩笑,人高马大的克里斯朵夫可是枚妥妥的“文青”。从小就喜欢历史,考大学时在历史和经济学两个专业中挣扎,最后还是听从了父母的意见,选择了安稳的未来。打破常规的意外来自一次修车经历。在南法一家汽车修理厂,一张巨幅的长城广告摄住了他的心魄。图中那种独特的人类建筑伟岸辉煌,绵延不断地在群山间逶迤与浩荡,这是他从未见过的风景。那一瞬间仿佛触发了他身体里的某个机关,他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水

浒传》《三国演义》,直至《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精神》,只要翻译成英语或法语的他都找来读。再后来,他遇见了来法留学的闺蜜,被她身上的东方气质吸引,一路狂追到中国,在一家跨国公司找到财务总监的工作,在上海安家落户。他至今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爬上长城登上烽火台的情形,天高云远,壮丽如飞,那种激越与震撼令他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与乡父老兄弟分享:“长城太了不起了!我亲眼见证了奇迹!”

这位新上海人颇有“海派丈夫”潜质,很少泡酒吧或参加 party,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陪伴家人,而最爱的娱乐节目就是看电视。他还看过《家有儿女》《乔家大院》等等热门电视剧,当然,还有《上海滩》。他抬起胳膊,做出许文强的样子,嘴里哼唱起大家耳熟能详的主题曲:“浪奔,浪奔,浪流,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唱念做打,还自带配乐,乐得我们前仰后合。一首插曲消除了所有人之间的隔阂,扫除了语言的障碍。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有缘相遇;在艺术的经典中,我们走近彼此。

我常常在想,换个地方生活,你可能需要的不止是适应。你完全可以保持自己的爱好和习惯,只要带着热情,以好奇的眼光,开放的心态,一样可以落地生根,恣意生长,拥有一段美丽的人生。

近日见到某人在其文中,在沪上评剧家舒舍予的名字后加括号写老舍先生,这是因不了解情况而画蛇添足了。这一误解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故值得为文澄清。

1981年6月18日,《文学报》第12期王欣荣《老舍的第一篇作品》,把1918年上海交通图书馆出版发行的《菊部丛刊》中的“舍予”《斧风室剧话》等误以为老舍最早的文章。两周后,该报14期发表朱曼华《〈菊部丛刊〉书中的“舍予”不是“老舍”》,驳斥道:“南方也有一个舍予,对京剧颇有研究,也写剧评,是南京人,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报刊上,常常有他的关于京剧方面的文章,对于京剧著名艺人荀慧生(当时名白牡丹)他尤为推崇,每当荀慧生来沪演出,他就要动员所有的朋友写捧场文章,此事距现在已有五十余年,但七十以上的同志,可能都还记得。”“《斧风室剧话》正是舒舍予写剧评时常用的一个篇名。”朱氏曾于上世纪30年代任《时事新报》“青光”副刊编辑,故熟

悉情况。其实早在1911年5月30日,《时报》附刊“滑稽时报”已见到署名舍予的《新谜语》。此后多月,又见其“今笑府”之类的游戏短文多篇。同年10月20日撰《南京购报忙》,述“时报分馆即在予之左近,这几天鄂乱以《时报》载得详

## 评剧家舒舍予

祝淳翔

确,于是大家拥挤不堪,争购《时报》之声,不绝于耳。予每日下午六七时,亦在分馆等候《时报》,各处来人愈拥愈多,几无立足地。观此可想见南京人民心目中,个个皆以鄂乱为念。”可知作者家住南京,正密切关注发生不久的武昌起义。几天后,其《南京现状》在《时报》连载,写当地乱象:富人慌忙逃离,火车站人潮汹涌,“箱笼堆积如山”,半路盗劫现象严重。11月8日,《房租涨落谈》则称“一班偷生怕死之财奴纷纷偕同上海搬迁”,“虽较去年增十倍之租金,并未有嫌贵而不租者”。文章署名:舒涤尘舍予,涤尘或为本名。读他当时在《申报》《时报》发表的诗文,如《咏武昌事五首》《新苏州》等,说明他是拥护共和的一员。

1912年3月10日,《舟中笑谈》透露搭英商怡和洋行的德和轮来沪。同年7月10日,《舍予二十岁自述语》,称虚度二十,据此约生于1893年,再结合1931年7月14日《小日报》报道中有“九日适舒君令诞”句,可知他生日为7月9日。

1914年9月,时报馆编辑的《余兴》月刊第二期,刊有舍予的半身像,只见他剃短发,穿西装,打领带,眼眸间神采奕奕。1918年2月,游艺小报《新世界》已有斧风室剧话、怪话、谐谈,同时,《神州日报》也刊着同名剧话。这年11月,周剑云组织编辑《菊部丛刊》,正文前的撰

述同人亦收入舒舍予的头像。四年过去,面相老成了不少。

1919年2月14日,《神州日报》刊(张)丹翁《贺舍予生子七律》:“多承喜蛋送丹翁,舒舍予产元一雄。做出怀宁新百姓,又增民国主人翁。作诗但愿如爹体,评剧应知有父风。预兆将来为总统,外家姓与逸仙同。”表明他原籍安徽怀宁,夫人姓孙。1927年10月10日,其夫人及男女公子的照片刊于《上海画报》第281期“国庆纪念美术号”。次年1月23日画报316期“春节号”,刊夫人为他题写“恭贺新禧”贺年片,介绍者律师鄂吕弓赞其字“妩媚秀丽,遒劲有致”。

舒舍予参与编创多份刊物,如1926年6月,韩啸虎办《太平洋画报》,他是三名编辑之一。同年8月创刊的《小日报》,是他接友人韩天受的盘,邀天受的兄弟啸虎合伙办的,由沈吉诚编辑,请袁寒云写了报头。旋因稿费开支过大,两个月后让渡给黄光益。1931年10月7日,由舒舍予主办、尤半狂主撰、杨尘因主编的三日小报《新报》上市,报头由谭延闿题写。刊至次年1月28日,戛然而止。

1929年秋,舒舍予还将其在南京慧圆街租给他人开旅社的房子收回,与几位至友在原址合股办了秣陵饭店,作为屋主他兼一小份股东,经理则有其人。

1934年5月28日,他在《晶报》撰文《舍予其谁》,回答三天前“杞柳”《新旧派舒舍予成双》时,戏称:“我比老舍老,老舍比我小。他玩幽默在齐鲁,我弄滑稽京沪跑。老牌怎比新牌新,有大师焉赚包银。巨幅影像登封面,好似商标羨煞人。”调侃老舍声名后来居上。至1947年,他还在沪沪两地奔波,收租生涯依旧。最后,公布他曾经用过的笔名有:负我、舍翁、四十五和邈邈哈夫等等。

## 洋泾有个顾校长

潘阿虎

他是一个对上海洋泾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情结的人;他从无意插柳,到成为社区老年教育的专家;他善于学习,与时俱进,拥抱互联网,在“智慧教育”“数字教育”上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他就是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社区(老年)学校常务副校长顾建华。

一个地方能打动人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它的历史文化。顾建华对洋泾的认识从它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始。洋泾曾称为洋泾浜,自明朝始,就是一条重要的航运干线,洋泾港是个大码头,运输繁忙,商业繁荣,并形成了洋泾一条街。如今,洋泾滨边上的李氏民宅,是当时江南海派民居的缩影。顾建华从洋泾滨与洋泾的关系、洋泾港与黄浦江的关系、洋泾浜英语到海派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2007年,洋泾社区学校开设旅游课,顾建华作为一名志愿者老师,开讲“旅游文化知识”课,肚子里的海派文化、洋泾故事派上了大用场,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他还设计了2条“品味洋泾”游学线路,一条是休闲文化线路,一条是科普文化线路,让人们寓教于乐,感受上海开埠中的“洋泾浜”变迁。

2009年顾建华受聘为洋泾街道社区(老年)学校常务副校长。从此,他热情满怀、全身心地投入社区(老年)教育工作中。十多年来在街道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学校从最初的30多个班,700多名学员,发展到如今每学期有150多个班,近5000名学员;被市文明办评为“上海市社区学校示范点”,被市教委评为“上海市示范性老年学校、上海市街镇社区学校内涵建设合格校、上海市街镇社区学校优质校”等。

顾校长认为,老年教育是民生工程。老人在学习中养老,在学习中走向未来。要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让老人的学习得到敬重,得到尊重,让老人有尊严地学习。讲得真好。



## 勿倚老卖老

哲俊

日前乘坐公共汽车,看见一对老夫如上车后坐下。只听驾驶员叫了两遍:没有刷卡的请刷卡。这时,老先生似乎想到了什么,问妻子,你说了吗?妻子答道,场里的要讲啥。老先生忙说,这是你的不对,场里的也要主动告知,说毕将妻子怀里挂着的证件拿下,走到驾驶员身边请他看。驾驶员说,我刚才问了,她也不回答。老先生又一次道歉,并对妻子直言,要遵守公共场所规则。

我目睹了事情发生的全过程,对这位既明事理又敢于批评妻子的老先生,从心里钦佩。老年人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更应该有一颗平常心,多为他人着想。不能倚老卖老,在公共场所,要守秩序。不能认为年纪大了,别人就应该尊重自己;尊重从来就是双向的,你不尊重别人,怎么让别人来尊重你?



云和梯田  
张彭鑫 摄

蔓越两岁多时,突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妈妈耸起的肚子越来越像一个小小的山包了,她的心里不禁大大地格楞一下。蔓越知道爸爸的大手会交出钥匙、手机、彩笔,但她实在琢磨不透妈妈的肚子究竟藏了什么戏法,会变出一个什么家伙呢?

谜底很快揭晓,妈妈肚子上的小山包一夜间移掉了,换来一个叫妹妹的小毛头,哇哇哇,红着小脸蛋闯进了他们的三口之家。已经三岁的蔓越很轻易就发现小毛头成了主角儿。她有儿时摔在地上,有时想找个玩伴,有时哭得狠三狼四,都只能听到妈妈远远的声音,“蔓越,宝宝在喂奶,宝宝在睡觉,宝宝在……请你照顾自己哦。”任凭她再怎么使性子,爸妈也无暇顾及,而且最坏的是,宝宝的专用称呼都自说自话冠名给了那个被唤作宜兰的小家伙。

慢慢地,她讨厌起那个入侵的宜兰,凭什么你来我们家捣乱,凭什么就住在这里多

了一杆秤,而且宜兰的那一头总是沉沉地往下呢?爸妈可没想这么多,有空就逗她玩,还常常叫她帮忙看一眼躺平的小妹妹。蔓越撇着嘴,扭捏着想拒绝,粗心的爸爸没太注意,一把抱起小小的蔓越,把她咯吱笑了,转眼就把她空降在摇篮边上,“小乖乖,看着点你妹妹,她哭了我就不耐烦了就推一下摇篮,要让她舒舒服服哦。”蔓越还没回应,爸爸的大脚就跨远了。

蔓越的眼睛望向摇篮,宜兰的大眼睛无辜地转动,好像回瞪了一眼蔓越,然后就若无其事地转向了天花板。她小手挥舞,手腕间的铃声异常清脆地划过静静的午后。蔓越觉得有些尴尬,她不知道那个小宜兰跟她究竟有什么关系,她想不明白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小姐姐在大人走开的时候偷偷瞅过她。

爸爸还不来,还不来,她左边看看,右边瞧瞧,然后莫名伸

出小手,对准宜兰的小后背,闭起眼就一把扭下去,然后快速松开,逃回摇篮外。翠翠的铃声戛然而止,蔓越小心脏噗噗噗,心慌肝颤着。这下完了完了,她要哭个震天响了。

摇篮里的宜兰好像有感觉,不过只是木木地转头而已,咧咧嘴,终究没有哭出声。

反倒蔓越一肚子说不出的委屈突然间想发泄,突然间想哭出声来。

第二次第三次,蔓越如法炮制了更重的下手。宜兰停下动作,瞪大眼睛,终于熬不住哇哇大哭起来。妈妈应声赶来,蔓越心里乱腾腾的,慌不择路地去抓现场被弄疼的宜兰的小胳膊。妈妈看了一眼就明白了,问蔓越是谁干的。蔓越承认了。妈妈又问为什么这么做呢?蔓越没有哭出来,摇摇头,然后咬咬嘴唇,拍拍自己的小心脏,结结巴巴地说,我这儿生出一团一团小火

## 七夕会

苗……后来妈妈把这事讲给了蔓越奶奶听。蔓越的奶奶——我大姐——从东京回来后在饭桌上讲了这个小火苗的段子。围桌的人都笑作一团。可是过一会大家又都噤声了。

我突然发现有一种戚戚惶惶的感觉往头上涌。很快潮水退去。谢恩!还好我的童年,记忆中我的两姐姐从来没有这样欺负过我。为不曾遭遇原生受伤而庆幸的我,此时心怀感激心中涕零地望向我旁边的二姐、对面的大姐。

也许很多人,就像我一样,记忆中并未有太多华丽的原生家庭的印记,但后来不经意间想起或触景生情,原来没有负面的记忆、难受的记忆,原来拥有安静的记忆、平凡的记忆,这就是额头称庆的美好和福分了。

但这是偶然的幸运!我们今天该做的,是将这份偶然,变成可控的、必然的美好,让幸福的火种,一代接一代,传递下去。

